

金融危机本质及中国应对策略的再认识

——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

顾 宁, 谭 通

(吉林大学 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本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背离, 但是危机后全球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不会就此逆转, 因此, 应该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 并将其纳入到监管体系, 作为监管创新的基本点;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直接冲击是外需萎缩, 经济增速受限, 因此, 应该以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为指导, 转变主要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 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 虚拟资本; 信用; 消费

[中图分类号] F832.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478(2010)04-0111-04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由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形式和作用效果并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用马克思理论的观点和视角对金融危机的本质、危机后经济虚拟化的趋势、扩大内需保增长等关系到中国尽快走出危机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再认识。

一、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本质的再认识

对于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 人们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反省和总结。其实, 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早已揭露出资本主义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深层原因。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 马克思首先提出人类社会存在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在货币经济阶段, 货币主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发挥作用; 在信用经济阶段, 货币则是作为资本行使职能。这里所说的资本不是实体资本, 而是能生产出新的货币的货币, 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即虚拟资本^①。与实体资本主要参与生产的基本功能不同, 虚拟资本的基本功能自我增加, 自我增殖, 为其所有者

带来更大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虚拟资本”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 但似乎没有使用“虚拟经济”这个词, 不过通过对信用经济和虚拟资本的界定, 仍然可以总结出: 所谓虚拟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相互信任为基础, 在法律约束下, 把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额, 在生产过程之外, 通过借贷交易、外汇交易、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等就能使其自行增殖, 自我增加, 即产生利息转换为资本的经济活动。^{[1](P100)}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经济活动中虚拟化的色彩越来越浓。虚拟经济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但是, 马克思同时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2](P527)}, 即虚拟资本虽然是实体资本的代表, 但它的运动却能独立于实体资本, 可以通过不停地转手, 使其市场价值脱离其所代表的现实价值不断地运动。因此, 虚拟经济的发展可能远远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资本的这一特性被马克思形象地比喻为“头足倒置”。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马克思多次指明这种“头足倒置”, 他说“在 G-G' 上, 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 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 生息的形态, 资本的简单形态, 在这种形态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顾宁(1978-), 女, 吉林长春人, 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研究方向: 西方经济学、金融学; 谭通(1985-), 女, 吉林长春人, 吉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金融学。

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功能——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1](P442)“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2](P938)在马克思的时代,头足倒置表现为比较简单的两个方面:“本金决定利息”倒置为“利息决定本金”;“当前经济决定未来经济”倒置为“预期经济决定当前经济”。如果映射到当代,这种倒置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本来应该决定虚拟经济,但却颠倒为虚拟经济主导实体经济。的确,现实经济生活中虚拟经济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实体经济运行施以影响,比如说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居民个人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进而对物价、产出等宏观经济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

进一步地,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增殖自身具有贪婪的本性,总是妄图以最小的预付资本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正是这种对价值无限度增殖的贪婪追求,驱动着虚拟资本的扩张,“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P459)

最后,马克思指出信用和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扩张就会引起危机,因为这时相当数量的人可以在生产过程及商品流通过程之外,在纯粹的货币借贷及买卖股票、债券和外汇的过程中,让资本自行增殖,大发其财。这一切都会引起疯狂地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甚至是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在信用制度下,代理人拿委托人的财富去投机更富有冒险性,更带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特点。这就会使虚拟经济这个上层建筑迅速膨胀,造成实体经济这个基础难以支撑,当矛盾进一步激化后,危机就会爆发。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实质的阐述虽然距今已有130多年,但是对于本轮金融危机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长期以来,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和虚拟经济的严重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失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

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这种头足倒置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美国的经济的发展犹如“无根之草”,抵御风暴的能力很弱。同样出于贪婪,本应控制风险的金融评级机构却纵容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放大。种种疯狂和冒险的逐利行为不断累积着风险因素。一旦基础信用关系出现清偿问题,在这之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4]次贷市场危机的爆发就像燎原之火,迅速波及到整个虚拟经济领域,并最终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灾难。

二、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趋势的再认识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更加关注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但是不能将金融危机直接归罪于虚拟经济本身,更不能由此因噎废食,停止发展虚拟经济。马克思在信用理论中用了很大篇幅论证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而虚拟资本是当今社会最为主要的信用形式。因此,需要正确认识虚拟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科学地判断危机后全球经济虚拟化的趋势。这些分析,对于虚拟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马克思将信用定义为人们之间以信任为基础的借贷关系。他先后结合生息资本和产业资本考察了高利贷信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其中对银行信用的研究中还着重谈及虚拟资本这一信用形式,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信用形式的发展演进过程。马克思也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做出了客观评价。正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②,马克思认为信用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并引起危机的爆发。但是他也明确指出:“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他作为积累的小小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他很快就成了竞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他变成了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5](P689)马克思还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5](P688)这里所说的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完

成其实就是信用的作用,闲散资本借助于现代金融中介能够瞬间完成资本大集中,从而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

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信用形式,虚拟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应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被抹煞。虚拟经济可以将大量闲置和零散的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实体经济中,满足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形式多样化的虚拟资产,为实体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提供了规避风险的多种选择;发达的虚拟经济可以促进资本加速周转和结算,从而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正是由于对实体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虚拟经济才得以产生并迅猛发展。虽然我们将这次金融危机归因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危机后,美国和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提出要恢复制造业的竞争力、“再工业化”等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停滞并萎缩。从国际分工发展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美欧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特别是金融服务业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和既得利益,不愿也不会回到物质生产的老路去;而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占GDP比重比较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因此未来全球的经济虚拟化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对于中国来说,国内虚拟经济部门起步较晚,主要停留在股市上,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相对较小,金融产品过于单一,金融衍生品基本上还没有发展。因此,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虚拟经济发展过剩,而是发展规模比较小,发展模式比较落后。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加快发展虚拟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长足进步提供基础性环境;另一方面,也要吸取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尤其是要注意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匹配程度,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纳入到监管体系中。

三、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再认识

通过对金融危机本质和危机后全球经济虚拟化趋势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平衡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尤其在发展虚拟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监管的改革和创新。这一认识对于虚拟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为我国中长期的虚拟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应该说,这是我们从危机中得到的第一个重要启示。由于中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尚小,目前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也较低,所以与欧美不同,在危机中

我们的金融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危机带来的直接冲击体现在外需严重萎缩,进出口大幅下滑,致使外需对经济的贡献率转为负值,经济增速下降。由此,我们又从危机中得到了第二个重要启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最不稳定。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必须转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突破口。这一认识是基于中国的“具体病症”得出的,对于中国尽快走出危机,恢复快速增长似乎更为重要和迫切。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财富的增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增长问题。他批判传统的积累财富的观点,认为靠积累、靠节俭不能真正带来经济增长,只有生产和消费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是人类永恒的享受条件和生存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指出,社会实际积累的财富总量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交织。对此,马克思引用英国早年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的一段话作了生动说明。“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他的数量来看,……同他所属的社会的生产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他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放在那种引人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他们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像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然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消费,不仅是一切享受的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条件。”^[9](P358-360)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指出,不进行消费,把货币积累起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他说古代民族、现在亚洲农业民族“关心的只是社会形式的财富,因而他把这种财富埋藏起来不让社会见到。他追求的是具有永远适于流通的形式商品,因而他把这种商品从流通中抽出。他热衷于交换价值,因而他不进行交换。……为了想象中的无限享受,他放弃了一切享受。因为他希望满足一切社会需要,他就几乎不去满足必需的

自然需要。他把财富保存在它的金属实体中,他也就把财富化成了幻影。”^{[7](P124)}

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人类社会所积累的财富与社会所具有的生产力、消费数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视生产力和消费,让生产力和消费从属于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而非让积累起来的财富从属于生产力和消费是十分错误的行为。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增加消费和发展生产力上。

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对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充分认识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消费的经济政策,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毕竟30年的时间太短,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条件的改善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完全显现,消费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消费率逐年降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偏小。我国最终消费率在1978年为62.1%,其后在60%上下波动;但是进入21世纪后,消费率开始逐年下降,2001年为61.4%,2003年达到56.8%,2007年达到48.8%。^③这样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20-30个百分点。据统计,2003年低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为79.7%,中等收入国家为71.7%,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为86%(2002年),世界平均为79.1%。^[8]随着消费率的降低,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开始也呈下降趋势,2000年为65.1%,2001年为50%,2003年达到35.3%,2007年为39.4%。^④

消费率偏低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人们消费习惯的因素,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消费环境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制度性因素。对这一现象必须加以重视,因为一个经济体消费需求不足,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波动性大、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容易受到冲击。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还应注意,虽然同为内需的组成部分,投资需求也需要消费需求作支撑,只有消费才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新的起点,投资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投资需求和总需求。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引起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无法保证国

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就出现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偏低的问题。

目前,金融危机最艰难的时刻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十分复杂。我国经济尽快复苏的办法之一,就是尽快改变以往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重视消费,坚持“消费是发展生产和积累财富的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这一观点。为此,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理论,掌握科学的发展规律,永远抛弃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陈腐落后的旧观念,树立努力劳动,勇于消费,追求新生活的观念。政府还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尽力改善消费条件,提升消费意愿;尽快完善消费结构,增加消费动力,以此全面启动国内消费,带动生产的扩大,保证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注释:

①虚拟资本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借贷资本的论述。

②前述的虚拟资本理论也是信用理论的一个分支。

③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④相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参考文献:

[1]杨惠昶.金融学原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资本论(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易培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J].当代经济研究,2009,(1).

[5]马克思.资本论(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马克思.资本论(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8]尹世杰.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N].人民日报,2009-07-20.

责任编辑:宋海洋